



滋溪文集卷第二十七

章疏

論臺察糾劾辨明之弊

嘗謂糾合貪邪在乎公天下之好惡辨明誣枉所以

著一人之是非好惡既公則惡党消而奸弊息是非

既著則善類伸而治化興欽惟

世皇肇立臺憲登明選公欲四海人才之來集揚清

激濁務一時公論之持平比者風紀之司論列涉于

輕易或因察識之未嘗故致辨論之多端自昔國家



滋溪文集卷第二十七

皆有國是。國既定則邪正判而公道行。國是不明則是非雜而人心惑。宋宰相王曾語諫官韓琦曰：近見章疏所陳甚佳，高若訥多是擇利。范希文未免近名，要須純意為國家事。斯其諫論之良法與？夫天生人材，足周一世之用，作而成之則才常有餘，沮而棄之財財恒不足矣。然公族貴胄必生于闕閭之家，而謀士軼才或出于山林之下，故伊尹聘于有莘，傅說起于版築，孰曰出身之卑賤，豈論家世之寒微？此古者敷路用人未嘗滯于一也。夫法令朝廷可定，廷尉

天下之平或咎或杖受宣者，必申稟于中臺，或降或黜無例者，必定擬于刑部，是慎重于守法，不敢輕于用刑。今動輒曰省院臺勿用，則當用者宣政資政之選乎？是降為雜職矣。又曰有選衙門勿用，無選者孰敢用乎？是不復得叙矣。且職官犯_職，猶有一貫至三百貫之分，至論其罪則有殿降叙不叙之別，豈有一_科遭論列或犯在革前或事涉疑似輒坐雜職任用之料終身不叙之罪，豈法之平允哉？且犯罪者至于流遠家屬尚留于京師，被劾者未至當刑起遣即歸于

海內文獻卷之七
二
鄉里蓋緣無事可尋強生于掇拾潔白素著特為之
汙染致使高尚之人聞而退藏有志之士亦為歛避
當路興乏全材之嘆後世有國無人之譏其于世道
甚有關係夫孰賢孰否在君子固自信而不疑去泰
去甚當言者宜核實以詳審今始者一人糾言其罪
次者一人辨明其非三人共列于一堂何以酬酢乎
庶政縱使不行報服豈能消弭讎嫌夫吏官定千古
之褒貶臺諫判一時之是非褒貶公則後世之人信
是非明則天下之人勸令或好惡淪于所偏邪正因

以失實輕則訐人之陰私甚則誣人之父祖是以清
濁混淆善惡錯亂朝是而暮非春劾而夏辨奏請有
煩于聖聽辨論實撓于臺端事至于斯當究其理大
抵為治莫先于擇人擇人貴在于守法蓋諸人呈言
並無罪責者所以通上下之情臺諫論事務得其實
者所以重耳目之寄若不申其賞罰何以端其本原
舉人不當今有連坐之科論事不實古有抵罪之禁
今後論言人者必須赦後為坐果犯刑罪並從臺憲
追問其餘罪名仍須法司定擬如此則事不至于反

覆法必在于允平奏請不煩于聖聽毀譽弗紊于朝
章刑政肅而國體尊是非明而人心服公論幸甚天
下幸甚當公前奏進之有餘事不置也
建言刑獄五事
蓋聞刑者輔治之具非恃刑以為治者也欽惟國家
列聖臨御其用刑也本之以寬仁施之以忠厚內則
論議付之刑曹外則糾察責之風紀故治功表著德
澤涵濡然法之所立或有所未周吏之奉行或有所
未至當職猥以謏材竊食重錄而粗有聞見謹畧具

敷陳

一、到選官員年六十五以上者先行銓注此國家
家優恤臣僚官力既久恐其年不逮恩德至渥也照
照得各處推官專掌刑名夫案牘之冗全藉乎精神
神審獻謙之詳悉資乎耳目案牘不差則吏無所欺推
推審既詳則冤無因抑今路府推官往往年老或視
視聽不明或神思昏耄苟圖祿俸姑俟引年欲望刑
刑政肅清蓋亦難矣夫先行銓注固明時之厚恩而
而刑罰不中亦聖人之明訓今後各處推官有關當

當選吏通儒術儒習吏事材力明敏別無過舉方許
許為之其年六十五以上者銓注別職如此則庶幾
幾刑罰得中官無曠職矣國朝新改刑官
一民之犯罪具有常刑苟肆攘奪理宜禁治切見
見各處人民或稱富藏盜賊或言收寄贓物或因偽
偽鈔撰援或為私鹽致訟凡一切刑獄等事有司公
公吏巡捕人等徃因其捕獲乘隙肆為搶奪所犯
犯罪有輕重家貲為之一空甚至取其贓仗其家因
因為得罪蓋亦不敢告陳有司亦不受理江淮之南

南此風尤甚照得舊例諸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其
其為獄官酷已者聽之夫在獄被酷猶許陳告況民
民之罪狀未明一家已被其害不亦甚可恤乎今後
後有犯此者許其家人明立證佐具狀呈告合無比
比依搶奪民財估贓定論官吏失于約束亦合量情
情究治如或挾讎妄告抵罪反坐如此庶幾愚民不
不至甚受其害而巡捕之人亦知有所法律之警畏
畏也矣國朝新改刑官
一「至元三年七月內中書省奏律節該除人命重

重事外偷大頭疋等一切罪犯贓仗完備不須候五
五府官審理令拘該衙門依例歸結欽此夫民之犯
犯刑或不得已而與之入亦不為其入獄
累累朝欽恤具有憲章向者三年一次遣官審理本
本為罪囚在禁淹滯今次奏准偷大頭疋等罪許令
令拘該衙門歸結則是人命重事直待三年五府官
官處決誠恐獄囚繁多愈見淹延照得立御史臺條
條畫一款所在重刑每上下半年親行恭照文案察
察之以情當面審問若無異詞行移本路總管府結

結案中部待報其有番異及別有疑似者即行推鞠
鞠若關人眾卒難歸給者移委附近不干碍官司再
再行磨問實情若更有可疑亦聽復行推問無致冤
冤枉若有冤滯隨即改正疎放欽此今後內外重囚
囚擬合照依舊例令廉訪司審錄果無冤抑移牒總
總管府結案由覆詳斷其三年一次遣官審理既不
不得人徒增煩擾並合住罷如此庶幾獄無淹滯刑
刑政肅清矣
一 伏覩至元二年八月內宣諭

聖醒旨節文內外有司官不為用心捕捉盜賊縱有
有拿獲賊徒取訖招伏賊仗明白指以小節不完不
不行歸斷今有但捉獲強盜偽造寶鈔賊徒半年之
之內依例結案偷大頭足三箇月內須要結案合該
該杖罪依例斷決違者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廉訪司
司官驗事輕重寃治欽此謹按易曰君子以明慎用
用刑而不留獄蓋言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
入不可留滯淹久者也今各處在禁重囚或為賊盜
盜寄贓仗于別所或即偽鈔藏板具于他鄉或指為

為首同伴在某處居止或祿家屬證佐在某家隱藏
果果有堪信顯迹事發官司即須移文勾取不得因
因而妄指平民彼處官司倚恃不相統攝攝往不即
即追捕以致賊徒在逃又令毀棄贓仗遷延歲月虛
虛調文移蓋因官吏舞弄作弊萬端以致刑獄淹延
延不能杜絕江南州郡此弊尤甚今有如有承受各
各處公文即當劃時追捕若令賊徒等展轉在逃賊
仗仗亦不到官合無比依不捕盜等例定立罪名如
此此庶幾事得結絕吏知畏懼而州郡亦永遠無留

獄獄矣。一曰法制之立既有成規奸偽之滋理宜嚴禁照得
得舊例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
傷者二十日以刀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
體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
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以本毆傷法參詳
詳此法古今遵守別離難更易今江淮以南或辜限
限已滿其被毆者身死有司徃比依元貞元年孟
孟福被死事例加等科斷若皆如此遵行是辜限為

為不可用破已成之法開奸弊之門誠恐刑獄日滋
滋深為未便照得孟福事例通制既已不載有司似
似難奉行今後鬪毆傷人者止合依辜限之制或在
在限外雖無他故死者合無止依本毆治罪其孟福
例例擬合遍行禁止如此庶幾奸偽不滋法制歸一
矣矣

山東建言三事

審天下之勢者當謹其微論生民之治者當究其本
夫審勢而不謹于微至于著則不可為矣論治而不

究其本求其末則夫何益矣欽惟國家布列臺憲蓋以重內外耳目之寄遠近聞見之詳惟茲山東奄奠齊魯控制千里按臨百城爰自去歲以來諸處盜賊竊發始則潛^形刑塗面猶恐人知其甚則鳴鼓旗^樹不畏官捕郡縣聞風而避弓兵望影而逃生靈遭其荼毒府庫恣其攘奪致煩朝廷遣官中外始獲寧息比者各州盜竊復有或二十為群或七八作黨白晝殺人劫其財物昔人有言盜有火也火之為災撲之于將然則易為力救之於已熾則難為功故小盜不滅則

大盜不絕可不豫防之乎伏望朝廷恤民以安其生選官以責其治錄囚以除其惡且山東禦盜之方前後言者不一有曰浚治城池者矣有曰繕修兵備者矣有曰分軍鎮守者矣有曰申明賞罰者矣言之甚者人則以為張皇言之緩者人或以為迂濶是以言者甚難而聽者不可不審也今茲畧陳當行實事尚冀采擇焉

一恤民夫好生而惡死趨安而趨避危人之常情者也今山東之民徃^々甘就死^已起而為盜者蓋有

其由矣始于水旱傷農而貧窮歲無衣食飽煖之給
次次則差役頻併而官吏日有會歛侵漁之害以其
其為盜之原也昔有人言蜀人樂禍貪亂者或對曰
曰蜀人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
迫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
無無足多怪若令家蓄五母之鷄二母之豕牀上有
有百錢絮被甑中有飯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
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况貧亂乎然則
則後世民之為盜者豈非飢寒之故與茲者山東田

田畝不加于前戶口十倍于昔年穀既已不收衣食
甚至甚不足初則典田賣屋急則鬻子棄妻朝廷雖
嘗賑恤一家能得幾何兼以去秋大水今春疾疫無
牛牛者不克耕耨下種者不克耘耔耔致使田畝荒蕪
蕭蒿菜滿野即日秋成已民無食不知來春又将若
何何欲民之不為盜難矣夫國家之設刑名本不欲
欲民犯法小民至愚而神又豈不知法之不可犯乎
蓋蓋犯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為盜則飢餓之
之與受刑均為一死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則民

之之相率為盜是豈得已長民者可不為之乎深慮惟望
望朝廷明示六部百司凡山東軍兵征行之苦站赤
走走迎之勞食鹽辦課之重和願惟和買之煩土木不
不急之工役食用無益之貢獻但是可以動眾擾民
者者皆當一一簡其號令之出量其可派科之數節其
其緩急之用優其輸送之期俾民普受其實惠皆不
不至為虛文庶幾生靈得以休息于田里官吏不能
能大肆其奸貪大抵安民之術不奪其時不傷其財
惟能禁其為非而去其為害則民皆安堵矣

一一選官夫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言三公之選其餘
餘庶官各有所治之事不可一日而缺也況在山東
東頻年水旱盜賊竊發民多貧窮可不選官撫治之
之乎昔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止歎息
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
二千石乎今國家守令之選不為不嚴但廟堂銓選
選有時而各處缺官無已即日山東見缺宣慰使二
二員濟南東平濟寧東昌益都見缺缺提管五員高
唐唐海寧沂州見缺知州三員其餘佐貳之職缺者

尚尚多有之且年六十五以上者先行銓注固為令
冷曲然多係老耄疾病之人日暮途遠但知求公田
田俸祿肥家飽妻子而已其能潔已奉公勤力于政
政務者幾何人哉方今山東郡縣達魯花赤俱係投
投下守令見闕者十居二三老病者又居其半然則
則欲治化之興行盜賊之屏息其可得乎宜從朝廷
廷將山東按治所屬宣慰司各路州縣等官下及鎮
鎮店巡檢捕盜之屬但是見缺守缺省除部注其為
一選作急銓注仍須選擇年方盛強歷練政務無

大犬過犯附近籍居見缺者勿候宣勅即便赴任如
此此則郡縣有人庶可責以政務政務既修則善民
民獲安惡人知惧仍須今後但有急闕隨即申達補
注注庶不缺官撫治其民矣
一錄因夫刑者詰奸禁暴所以輔治也近年以來
來郡縣或不得人刑政因以失度民怨傷于和氣水
水旱因以為災年穀不收實原于此且陰陽變理雖
雖根本于廟堂而政化承宣實責任于郡縣故東海
海殺一孝婦枯旱三年及表其墓祭之天立大雨此

此一郡休咎之徵豈非守令所當責乎今山東郡縣
縣罪因係憲司審理疎決外在禁常有八九十起枷
枷鎖不下數十百人罪狀昭著者不得明正典刑事
事涉疑似者不敢輕易釋放豈惟淹延固行誠恐別
別生事端且如去秋大盜王五十等劫畧開濮等處
處脫放禁中罪囚同惡相濟往往得其死力是則所
所係蓋甚大也宜從朝廷聞奏選差五府通曉刑名
名官員前來山東一審錄如果無疑比及春分各
各正其罪庶幾刑政肅清惡黨驚懼傳曰國家間暇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以戰國之
之時明其政刑大國猶知畏之况今山東草竊有不
不知畏者乎

論近年無辜被害之家宜昭雪改正
欽惟

駐天子臨御天下仁澤及于人民然猶遣使宣布德
意而
明詔有曰和氣未遵災青時作夫政化既布于多方
而災異尚軫于

聖慮蓋天人之間其理本一故人氣和平則禎祥斯格人心憂鬱則災異疊見東海殺一孝婦枯旱三年及表其墓祭之天立大雨斯其已往之明徵可為後來規監我朝天下不置及十八月無酷吏則重而漸國家承平百年外內無事爰近歲屢興大獄或值誣枉陷于極刑或涉嫌疑輒被流竄多出一時之好惡孰思天下之至公伏覩至正五年二月初四日詔書內一款近年無辜被害之家仰中書省分揀昭雪改正欽此中外聞之咸曰

聖天子一視同仁無間于親疎遠迩則臣民之家或誣枉于人言或橫罹于非命某家今當昭雪某人今當改正若家貲已散當叙復其官職若子孫或已沒當嗣續其宗族或在遠方當召歸于鄉里或人已沒當追贈其封謚庶幾生死之無憾必致瑞應之鼎來夫詔令既頒于凡有分揀責在于中書然惟至公可以服人心惟至平可以召和氣當自某年以後其未昭雪改正者早為從公取勘一一子細分揀使聖恩普洽于幽明公道大伸于天下然後和氣斯臻

災青不作年穀豐稔黎民雍熙不勝幸甚

禁治死損罪囚

洪惟

朕朝養有中夏深仁厚澤普洽于黎元明罰詳刑務

存乎寬大然自近歲伊始有司或不得人以致刑獄

滋章重使生靈彫弊無辜者自牽連受刑有罪者僥倖

獲免舞文弄法悉快于姦貪肆虐逞威尤便于皂隸

始則因事以織羅次則受財以脫放及審囚官將至

却稱被罪人在逃縱欲陳告其取受却緣本宗事未

絕設計害民無所不至其有結案之囚當使明正其

罪今縣未嘗申解于州未嘗申解行未路或畏刑名

之錯或因結解之難不問罪之輕重盡皆死于囹圄

斷遣者既未曾有反平者蓋所絕無夫廟堂宰輔唯

恐一夫失所而州縣官吏輒敢恣意殺人感傷天地

之和何蓋亦莫重于此近因欽奉

詔書巡行畿甸詢民疾苦踈滌冤滯念國家治安既

久本欲生全其民今中外一歲之中死者不知其幾

其在江南猶稍知惧結案幸達于中書判送悉歸于

刑部議擬方在吏手囚徒已死獄中且重罪飛申先
使知事之元發有司月報又欲考事之施行今皆視
為虛文一切置之不問夫朝廷作法如此郡縣慢令
可知京畿積弊如此天下之事可知故憤怨蘊于人
心災異形于天變水旱大損于禾稼生靈日入於貧
窮聞者可以傷心見者當為痛哭傳曰國家閒暇及
是時明其政刑令海宇承平百年正當申明刑政感
格和平而乃因循苟且隳廢如此欲望禎祥駢臻黎
民安乂蓋亦難矣宜從都省明白聞奏今後內外輕

重罪囚某事一起自某年月日到禁某年月日申解
所司或斷訖笞杖等罪或審復結案待報某事一起
自某年月日到禁某年月日因患某病某醫用何藥
餌竟因某病身故年終通行開寫略節情犯緣由次
年三月以表^稟申達省部選委刑部文賀正官一員妨
職子細披詳如有淹滯刑獄決遣不當妄申急證死
損數多皆驗當事輕重依例治罪庶^幾朝廷明其政
刑天下知所警畏有司不敢生事擾民罪囚不至冤
濫死損

詳定鬪毆殺人罪

蓋聞國之重者莫先乎罪名之重者莫大乎殺且立法立法在于可守用刑貴于失中夫法不可守則徒法不能以自行刑不適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古昔之用刑必也隨世而輕重故殺人者死雖有定名然鬪殺之情至為不一若皆置之死地或情有可恕欲悉為之斷放則死者何辜照得大德十年八月刑部郎中趙奉政牒鬪毆殺人輕重似少詳論本部議得鬪毆殺人所犯不一原情議罪事各有異若許一例

斷放被死之人寃何由雪又恐官吏乘之弄法漸生奸弊甚于刑政不便如準所言但犯鬪毆殺人追勘完備依例結案詳斷庶免差池都省準擬又照得正和元年五月中書準節該鬪毆以手足毆人及頭撞擊或用他物于人非要害處毆損致命者或因鬪擊非虛怯處氣痛攻心邂逅致命者並為本無殺心擬合杖斷一百七下並流三千里其因鬪用刃及他物于人虛怯要害處毆擊登時而死或非因鬪爭無事而殺并被毆者元無忿爭止辨已事因而致命若鬪毆

滄海文房
七
罷散聲不相接去而又來毆人致命身死者以其即
有害心並從故殺之法依例結案待報欽此夫人法
制平允則永遠可以奉行如或執一則刑獄必至淹
滯近因欽奉
詔書巡行畿甸詢民疾苦踈滌冤滯所歷州縣等處
或有鬪殺之囚原情比附新例徃不克斷遣蓋禁
奸止暴固宜嚴肅然哀死卹刑尤當慎重且今村野
人民素無教養誤犯刑憲者多而郡縣官吏貪汙苟
且通知法律者少夫既不能詳情審問又復不肯追

勘結解致使囚徒淹滯一切死于囹圄豈惟玩舞刑
政實為感傷中和書曰罪疑惟輕易曰君子以明慎
用刑而不留獄宜從都省詳定其法務使沈明庶幾
天下在獄之囚幸得以生全國家好生之德普洽于
遠迩

河南勸從誥誤

自昔國家信罰必賞敷揚治化惟務安輯于九有宣
布號令是欲彰信于兆民夫治化清謐則民晏然受
惠孺令反覆則事紛然弗寧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夫

異擾之則亂民撫之則安此古人之格言實有國之
明鑑欽惟^治後^言于^此大^也言^豈便^以是^為文
皇元奄奠中夏^必肯^德也^以斯^能解^于人^有宣
列聖相繼于今百年蓋以忠厚得民心以安靜養民
力中外無間號稱治平近因至元五年盜起河南之
境造謀起意不過^犯孟^等十餘輩脇從誑誤連及趙
文鐸等七百人賴上天垂祐民社而渠魁旋即誅夷
惟餘誑誤之徒迄今議擬未絕比者承詔奉使京畿
詢民疾苦踈滌冤滯者省部時政一二耳目之所見

聞若復循默不言是負朝廷委託夫事或涉疑人誤
犯者則情有可矜法已至明人故犯之罪在不赦然
時有變通人有^衆寡而為治者亦未始不致察焉昔
者中統之初李璫叛亂震驚河朔殘擾山東伏讀當
時昭赦節文有曰豈期逆^璫罔^幾陷^全齊^遂愚^爾衆^咸
蹈禍機顧其勢之使然豈吾民之得已今者天討既
平人心尚惑奚暇偏枯之恤庶令反側之安除將逆
賊李璫父子并同謀者並正典刑訖外知情脇從誑
誤及逃移他所流亡外界之人赦書到日並皆原免

欽惟

世祖皇帝聖神天縱臨御中國既誅逆賊李璿即將

知情脇從誑誤逃移流亡之人並宜原免蓋當是時

中原初定江南未附國家仁厚寬大海涵養育所以

救人心安反側者如此逆者河南范孟之徒偽造中

書之奏目矯為行省之文符路下之州：行之縣詐

稱朝廷之使者未嘗明言其叛謀一言之出其事急

于星火數日之內何暇辨其偽真是以

聖天子體

世祖之寬仁下軫民庶之昏愚至元六年三月十八

日因頒詔令于天下特出專條以赦之河南之民勸

呼鼓舞帖然安定始獲更生之賜經今已是數年議

擬猶或未決竊慮遠近民有未安誠恐中間事有未

便書曰今出惟行弗惟反言號令之出不可壅逆而

不行也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

綍言其已行而不可反也又至元四年正月初一日

欽奉

詔書內一款反賊棒胡朱光卿韓法師等明正典刑

外其餘未獲誅誤之徒並免其罪蓋有國家者本欲
百姓治安而已故或罹水旱之災則加振恤之恩視
之惟恐其如傷也或遭過誤^誤之罪則行寬宥之典撫
之惟恐其不至也且以李璿之叛其知情協從誅誤
者並皆原免捧胡之反未獲協從誅誤之徒亦免其
罪今范孟等盜殺宰臣亦已伏誅而協從誅誤之人
既已赦之又復罪之是反汗也是示以不信^也夫以堂
堂朝廷之尊而號令反覆若此既有損于國體^體又輕
失其人心豈惟致疑于多方復恐貽譏于後世宜從

都省早為明白聞奏將河南協從誅誤之徒欽依已
行詔書並許赦原以斷天下之疑以絕四方之惑使
海內之民信朝廷之號令而無反側之心沐國家之
德澤而安承平之治不勝幸甚

乞差官錄曰

欽惟

祖宗混一區宇既有民庶之庶衆尤宜刑政之修蓋
發政施仁固朝廷之急務哉新禁暴止郡縣所當為
是以司刑官吏允貴得人若官不得人則乏推鞠^鞠之

明吏不得人唯務文深之害或無罪枉陷于刑章或有罪僥倖以苟免以致下有冤抑之苦則必上干陰陽之和故累朝以來教差官審決蓋欲刑政肅清臣民^民畏懼故也窮^窮惟本省控制四道總轄三十八路至正八年十二月分共計見禁輕重罪囚一千三百一十五起三千九百三十六名每歲約支囚糧七八千石冬夏衣鈔若干百定夫以江浙四道固曰地大民由犯法者衆若使官吏得人治化清簡則獄訟亦不死如此之多也考其罪囚在禁月日有十五年有二十

年者又至正八年之內四道共計死損罪囚五百餘人夫既不能明正典刑皆徒死于囹圄何以為奸惡之勸乎况兼本省之地東南與海相接近年海中為盜者衆除已招安為民各居鄉里當差外其餘在禁之人亦各一體^體明白審錄區處且以

累朝審囚條目具載憲章伏觀
聖天子即位以來所降詔書屢以罪囚為念其惻隱之仁欽恤之意可謂至矣元統二年十月內一款刑期于無刑蓋以恤之弼教而助治也議刑之際可不

慎與司刑之官宜加詳慎務在平允毋使冤濫致傷和氣又一款內外見禁重囚中間若有賊仗未完屍傷不明證佐爭差累審累番禁繫三年不能決者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用心詳讞果是疑獄即與疎放至元四年正月內一款各處見禁重囚果有^賊証不明事情疑似累審累番虛實難辨三年不能決者從監察御史廉訪司詳讞疎放至元六年七月內一款各處刑獄冤濫蓋因捕盜官迫于期限推問官暗于刑名審復之司不加詳讞以致在禁之人輕則

淹延歲月破蕩家產重則死于非命朕甚憫之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廉訪司即與有司正官詳加審理輕者與決冤者辨明累審累番果無顯驗在禁日久疑不能決者即與疎放其所放緣由申達上司如無冤抑依例結案至正三年十月內一款比來獄犴滋多中間寧無冤濫其有累審累番別無證驗在禁日久疑不能決者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廉訪司所窮審理具由申達省部詳讞疎放如無冤抑依制結案至正五年二月內一款內外獄囚有死不得其人中間不

無冤濫仰監察御史廉訪司詳加審理輕者疎決重者依例結案冤抑不明者即與明辨累審累番三年疑不能決者疎放其由行移有司申達省部至至正七年七月內一款諸禁囚枷鎖監收飲食治療具有成法近年有司失于奉行畏上司之審錄惡上司之駁問徃々將病囚不即治療無糧者弗與飲食甚者託以患病其實抑死獄中使為惡者失正其罪冤抑者含恨九泉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究治又當年十一月內一款刑獄之重民命繫焉死者不可復生傷

者不可復息各處見禁罪囚恐有淹滯詔書到日所在有司即與用心推理合疎決者疎決合結解者結解毋以小節不完淹滯囹圄其有在禁五年之上累審累番疑不能決者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廉訪司吏為讞疑狀昭著釋之仍具所由申達省部欽此夫以脞上好生之德見于明詔者一々可考然自元統二年至正九年十有六年之間不知各處辨明疎放者幾人結案待報者幾起司刑者獨可置之不考其故乎是以徒見囚徒日益以衆文移日移以由有傷

聖明仁厚之至化以致兩暘連年之失時當國者可
不為之深思焉長憲乎宜從都省聞奏精選通曉刑名
官員先將各省見繫罪囚多處一一審錄比及立春
使罪狀明白者各正其罪情犯疑似者悉與辨明庶
幾國家刑罰見于施行民庶知所畏懼而不敢犯究
抑淹延亦得寬釋而無怨恨矣務施

聖上恤刑之實惠勿為有司一切虛文不勝幸甚易
曰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又曰聖人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此之謂也本省除將輕囚行下各處依例斷

決重囚催督追會完備聽候死損者行移究治外

夫何已哉

滋溪文集卷第七年春燈二百四十年間所書何災
或題跋八公齋夷望去四卷在金季災異事也昔者
而已題魯齋先生遺書後

嗚呼言語文字果君子之所尚乎沉淪於言語文字
者常背馳於聖賢之道言語文字果君子之所絕乎
捨棄夫言語文字者又何以求聖賢之心自涿洄伊
洛教行蓋未有絕此而不習以從事於空無所援
者而世不察皆曰言語文字末也與不足治也曾不
知千載而下去聖益遠舍此吾何從而求哉乃曰吾

惟躬行云亦嗚呼吾未聞學之不博而有以為致思
之地者吾未聞言之不文而可以傳精微於久遠者
魯齋先生非篤學力行君子歟平生蓋未嘗為言字
者於先生遠矣學者不可得而見矣幸有遺書六卷
者在猶得見其彷彿焉不然百世之下先生之學何
自而見也耶

書續夷堅志後

右遺山元公續夷堅志四卷述金季災異事也昔者
聖人語常而不語怪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所書何災

異之衆多與將天出此以警時君而醒人筆之以戒
後世與宜其深切著明之若是也蓋天人之間一理
而已故人事作于下則天變應于上有不期然而然
者夫春秋之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也法度未至大壞
也人才猶衆多也然其變故已如此矧後世衰亂之
極者乎余觀三代而下其衰亂未有若晉之甚者也
故災異亦未有若晉之多者也而宋金之季實有以
似之其在南方番陽洪公為之志其在北方遺山元
公續其書凡天裂地震日食山崩星雷風雨之變昆

出草木之妖蓋有不可勝言者矣他時志五行者尚有稽焉未可以裨官小說目之也傳曰國家將興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讀是書者其亦知所警惕矣夫

承題丞相東平忠獻王傳

至治二年冬

天子勵精圖治獨任丞相期復中統至元之盛丞相亦感激盡力銳然勇為思稱

天子責任之意君臣同心親信無間真千載一時也

當是時朝廷肅清刑賞攸當忠直獲伸奸邪斂避天下之人莫不延頸企踵想望太平而小人怨恨思害之矣明年駕幸上都是夏上嘗夜寐不寧命作佛事丞相奏曰民惟國本財出于民用之無度則取之無節民不勝其困矣古人有言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惟

陛下留念上瞿然曰朕所經營捨壽安山寺餘皆完其故耳民亦吾怨耶尔後勿興建也西方僧言國家當有災異宜大修佛事釋囚徒丞相叱曰尔欲圖金

幣耶曰上言臣少無能蒙國大恩財山曰亦猶金
陛下拔擢待罪宰相方欲除惡進善致治隆平諸人
共沮撓之臣度不能有所為矣
上曰卿有事言之他人言朕弗從也天爵昔聞其事
心竊識之因見國子司業李本魯公述丞相傳感而
志其末嗚呼以先帝之剛明英斷丞相之公平廉直
使天假之以年精練悠久廓包荒之量明事理之幾
則其規摹施設將有大可觀者雖然自古忠臣義士
欲除姦邪欲除卒為小人所構害者蓋有之矣寧非

天耶寧非天耶

因書題訪山亭會飲唱和詩

鄉先生甄退翁讀書而不求官集團亭於負郭之野
為歲時游息之所大德中故翰林學士王公宣慰使
周公皆休致里居日偕修齋馬君西泉郭君徜徉于
退翁園亭間飲酒賦詩悠然娛樂此其當時唱和詩
也昔人有言家無宗老則閭門亂鄉無耆舊則風俗
薄朝無老臣則社稷輕嗚呼比年諸老先生相繼淪
沒前輩風流日遠因退翁之孫克敏出示此卷良用

張然
題中山周氏施粟詩後
余嘗經過定武愛其俗朴而民敦右族多而趨末者
少故凡郡中名卿碩士喜與之游而周君者獨以貧
雄能于凶年出粟活其鄉鄰之貧者余益信其民俗
之多美也夫周君初非有求于世也第心有弗忍焉
爾嗚呼世之任斯民之責者獨能無感于衷乎然則
周君之事固可流聞而取信也夫

天
書姚君墓銘後

至順三年春敕省臺遣官錄囚郡國天爵備員南臺
分行岳漢常澧辰沅諸郡囚在獄者無慮數百人或無
罪被桎梏或有罪以昧免既皆隨事止之甚矣民之
可矜而刑辟不可不慎也盖用心無欺則可以察人
之情偽守法不撓則可以寄人之死生自昔君子之
治獄如斯而已故罰及而人不寃法設而民不犯因
讀姚君銘章重有感焉彼死人者非姚君則亦徒死
獄中盖當是時江南歸附未久國家勝殘去殺之教
猶未洽也今江南平定幾六十年嶺海之間雖險且

遠寧無用心平恕若姚君者乎夫姚君政績非一而
銘章獨書治獄中之一事者亦欲為官吏者深有所
觀省也

胡跋吳編修上京紀行詩後

嘗聞故老云宋在江南時公卿大夫多吳越之士起
居服食率驕逸華麗北視淮甸已為極邊及當使遠
方則有憔悴可憐之色嗚呼士氣不振如此欲其國
之興也難矣哉今國家混一海宇定都于燕而上京
在北又數百里鑿輿歲往消暑百司皆分曹從行朝

士以得侍清燕樂于扈從殊無依、離別之情也余
友胡君古愚生長東南蔚有文采身形瘦削若不勝
衣及官詞林適有上京之後雍容閒暇作為歌詩所
以美混一之治功宣承平之盛德余于是知國家作
興士氣之為大也後之覽其詩者與太史公疑留侯
為魁梧奇偉者何以異

真題王彥禮赴鹽場司丞詩後

周官益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祭祀賓客及王之膳羞
而已未聞富國以麗民也後世財用無節郡國始有

鹽鉄酒榷均輸之制而計臣哀刻之利興民始蕭然
重困矣大德中予初來京師時鹽米甚賤國用富饒
其後鹽日益貴法制愈密而國用亦未聞大裕也議
者可不思其故耶彥禮以儒者澆鹽筭于其行也故
推其本而略言之漢元始間崇賢良文學以民所疾
苦皆對日願罷鹽鉄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亦
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嗚呼安得如斯
人者而與之共議哉

士以題諸公贈范偉可訪尋祖詩後

宋在東都時公卿大臣多葬鉤許汴鄭間豈以子孫
仕于朝者歲時便于展省與及遷國江左南北隔絕
向之丘墓蕩為樵牧區矣子孫雖有存者逃難解散
亦莫知所之范蜀公之墓在今許州襄城縣房村保
九世縣孫偉可獨能訪知其處而拜謁之然則君子
之澤詎可以世計邪蜀公當嘉祐間擢知諫院時仁
廟春秋已高未有繼嗣中外危之蜀公不顧身直言切
諫章十餘上卒賴其言以定宗社大計茲其所以為
有後與偉可之房儻居武陵兩以進士會試京師其

修潔文雅望而知其為故家子孫噫范氏其將復振乎至順四年五月甲寅趙郡蘇天爵書

書林彥栗文藁後

余讀林君彥栗之詞章愛其清厲奇古超乎高明而無世俗之雜也昔宋季年文氣萎靡不振國家既一四海文治日興柳城姚公清河元公相繼以古文倡海內之士蓋有聞風而作彥栗亦其人哉當延祐時朝廷設科方務以文取士大江之南士之求售于有司者恒千百人彥栗于斯時獨刻意業古文歌詩不

趨時好當路者竒其才欲薦揚之而彥栗不幸卒矣嗚呼天之生人也與其才者或奪其壽以唐之李賀李賀宋之王令王回皆天才卓越非偶然而生卒困窮不壽而死然其文學已足暴白于後彼富貴壽考震耀一時者未嘗無人或其事業不足以垂世遂皆湮滅無聞若彥栗者藉其詞章亦自能不朽矣

書袁德平文藁後

國子伴讀四明袁泉年其先君子文一編示天爵曰吾先正獻公學于金溪陸先生至正肅公益修其學

俱有家集傳焉蓋非專以文名于世者也先君子生于宋季皇有江南教授州郡之所存著于斯文而已天爵聞其言而感焉嗚呼儒者之學大矣豈綴文之士所能盡乎自程賢之學不傳而六經之訓日泯宋在汴時周程諸公倡明道學者始克知所本矣及遷國江左一時大儒各以其學興起于世其徒從而應之者考索之精問辨之博固有所未及也而金溪先生獨超然所見發明其要欲直造于高明明其心之本真正獻袁公慈湖楊公親授其業者也故正獻

之言曰學貴自得論語一書多六經所未言孟子一書多論語所未發程賢豈求異于人哉得于心發于言不自知其然耳正肅得其先訓以達于陸氏杲之先君子則正獻曾孫正肅公之孫也其于家學蓋親有所聞焉天爵往年嘗官江南訪諸故家文献之緒其子孫多微弱弗振而袁氏之學傳授甚遠杲也其益知所厲哉元統二年冬十月庚辰後學趙郡蘇天

爵書

題松廳章疏後

右松廳章疏五卷天爵備負御史時所建言也至順
二年冬十一月天爵蒙恩自翰林修撰拜南行臺御
史明年正月到官未幾奉
詔錄囚湖廣五月召拜監察御史時方在辰沅遠莫
知也七月代者方至八月入京道除奎章閣授經郎
十月始供職明年
今天子入即位尋詔奎章儒臣侍講六經禁中天爵
志進兼經筵譯文官是歲冬十二月復官六察明年
四月敕翰林修先朝實錄遂有待制之命其在察院

凡四月耳而又稽覈諸司吏牘監揖廟社祠享故所
言止此嗚呼居言責者豈易為哉昔人或焚崇以示
謹密之義或存崇以彰從諫之美願天爵何人敢為
是乎第藏之于家以示子孫元統三年夏五月廿日
亞中大夫中書省右司都事兼經筵叅贊官蘇天爵
題

題劉尹瑞芝詩後

浙西憲司經歷劉君向為滿城宰政清訟簡大修孔
子廟有芝生廟中聞者異焉未幾擢掾憲臺中朝搢

紳詩以美之咸以芝為瑞草和氣所能致也夫天人之道感格無間故災異慶祥史冊並書所以定官政事念用廢徵者也夫劉君為政一邑祥應若此矧為治于天下國家者乎正心以政朝廷極于四方遠近莫敢不正陰陽和而風雨時群生遂而萬民殖斯其為瑞不亦盛與浙西地大物衆而劉君清慎有為將見列郡承風民物熙洽昇平盛世不但一草木之祥已也

題黃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至順二年夏予與晉卿偕為太史屬扈行上京覽山河之形勢宮闕之壯麗雲烟草木之變化晉卿輒低徊顧戀若有深思者予固知其能賦矣既而果得紀行詩若干首古者公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今天下一家朝野清晏士多材知深沉非宣著于文辭曷以表其所蘊乎晉卿宋故儒家自應鄉薦以太極賦名海內困于州縣幾二十年今樞密馬公在中書日始自選調拔置史館未幾丁外艱去官昔歐陽子以

梅聖俞身窮而辭愈工嘗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
蓋非詩能窮人窮者而後工也晉卿之詩縝密而思
清豈天固欲窮之俾工其詞耶自題詩卷以次對觀
十一題商氏家藏尺牘後以卷所非官書字文編
右尺牘歌詩一卷國初諸名公寄贈參政商文定公
者也文定諸孫國史院典籍官企翁持以示余洪惟
國家龍奮朔土就金滅宋遂大一統天下人材咸萃
于朝以致其用今觀卷中雖山林之士詞章字畫亦
清婉可喜甚矣人物之盛多也文定以智謀才略致

位兩府號稱名臣而其子孫亦多顯著企翁游胄館
有聲鄉試名第一積分公試又中第一即釋褐入史
館蓋學博文麗克振其家者也初至元二年乙亥余
奉堂帖考試大都鄉貢士榮問古今曆法衆中忽得
一卷援引古事既詳次及國朝修授時曆時某官云
云余曰此必文獻故家習聞父兄之訓者也擢置首
選及開卷乃企翁也衆皆驚異余嘗閱唐宰相世系
表甚愛諸公各修家法其材子嘏孫不隕其世德或
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世而慮顯可謂盛矣因覽是

卷而知商氏子孫之昌大有以也夫
集賢經歷示其先中執法忠勤樓燕賓客詩徵余同
賦往年承乏南臺到官月餘奉詔錄囚湖北沂大江
而南陵彭蠡望廬山西抵鄂渚者常以事至黃鶴樓又
南抵巴陵居岳陽樓者十餘日遂拏舟過洞庭上歷
辰沅常澧諸郡雖多瑰偉臨觀之美時方大暑日閱
吏牘汗流浹背殊無從容文字之樂也事未竟召為
中臺御史由蔡汴使道以歸卒不果還業登所謂忠

勤樓者今覽是詩頓起遐想異時得假一役遨遊江
左縱觀吳楚山川之富追思六朝興廢之迹尚能為
君賦之太中大夫御史臺都事蘇天爵題

題馬氏家藏尺牘後

昔者天爵為太史屬侍會稽袁公蜀郡竇公聞說故
國世家衣冠人物之懿蓋嘗慨想其遺餘風論而不及
見也建德馬氏昆弟皆以才名列宦侍從諸孫湖州
路教授泰之出示先世交友尺牘有曰當今人如執
事者真不負委寄而久勞于外士論贊之有曰當此

材難之時如門下豈易得嗚呼宋有國三百年養士
求才可謂至矣慶曆元祐人材號稱盛朝道淳熙名
臣又何讓乎而諸公猶為此言甚矣人材之難也當
國者可不樂育英賢而用之與我國家嘗欲譔次宋
金舊史故家子孫多微弱弗振遺文古事往往放失
無所稽考而馬氏獨能保守先業是則君子之澤可
以世計乎哉

恭跋

御書奎章閣記碑本

文宗皇帝以天縱之聖歷試諸難既踐

帝位海內思治乃稽典禮述文章躬祠郊廟增建官
儀黻黼治化詠歌太平萬機多暇命作奎章之閣陳
列圖書怡心養神勅文儒製閣記親洒宸翰鏤諸樂
石臣于時執事史館不獲一登文陛欽覩雲章之昭
回及待罪南臺御史召入中堂未至除授經郎而鼎
湖上仙第有禁號而已
今上皇帝入政大統學士臣言延閣之建本以緝熙
帝學輔養聖德宜開經筵日陳聖賢謨訓
祖宗典則制可于是講官儀制進說經義凡所討論

臣竊與焉即命兼經筵譯文官嘗為宰臣言今所進說
常指事據經因以規諫不可悠言歲月徒為觀美無
何再擢六察建言講官宜賜坐設几雍容延納迨忝
右曹復有經筵參贊之命屢常執經勸誦瞻望天威
穆然淵穆而臣才能謏劣不能內積誠敬敷宣典訓
仰答聖明之萬一比者學士臣請模閣記識以奎章
天曆之寶頒賜講官臣亦獲賜焉謹述
列聖右文典學之盛德書諸左方以示後世至元三
年丁丑秋七月壬子大中大夫禮部侍郎臣蘇天爵

拜手記

用下 恭書賈忠隱王褒贈制

伏讀冀寧忠隱王進封制辭而知古昔君子為小人
隱害其忠蓋義烈未有不暴白于天下後世者也維
賈氏自聖朝龍興之初習聞國禮備列環衛親密隆
貴擬于國人忠隱王歷事五朝眷遇尤盛說言直道
無所徇麗其在宣徽宗王大臣近侍衛士芻餼燕享
之節頒賚錫予之教尊卑疏戚多寡等殺王身任之
而無所辭小人不便或生怨怒卒因逆臣乘間譖詆

構履危禍其後逆臣賊殺相國幾危宗社使能辨之
于早則天下之惡無由而成矣嗚呼鄙夫事君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聖人之訓豈不明著也哉夫忠臣直
士身死而子孫食其報者多矣王之第三子禮部侍
郎忽里台嘗以材能拜察院劾奏臺臣不法黜之其
人尋復柄用侍郎被讒謫家居者七年及其人再以罪
黜始擢燕南僉憲入為吏部右司郎官清慎簡重鄉
用于時然則天之報施善人福慶流澤寧有既其人

乎

南陽書兩淮鹽運使傅公去思詩後
侍御傅公昔以吏曹尚書為兩淮鹽運使閱其民勞
以前時所逋餘鹽十萬請蠲其額廷議是之章下淮
民鼓舞感戴其德大夫士又詠歌之甚矣君子之政
不可徒善為也民之感其善政豈聲音笑貌所能致
哉夫鹽之富國在古未聞考之周官鹽人之政不過
共祭祀賓客王之膳羞而已及管仲相齊負海以正
鹽筭計臣聚斂之說興民始蕭然重困矣我國既定
中夏肇行鹽法而河間山東平陽四川立課稅所每

鹽一引重四百斤其直銀十兩至元十三年初平江南而淮浙閩中並置運司一引始改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六年增為五十貫元貞二年增為六十五貫至大以來遂增至一百五十貫夫稅既增則鹽益貴甚至雜以沙土惡不可食小民嗜利犯法者衆郡縣之吏亦從而坐矣當中統初有司嘗高其鹽直而強取之民罹其害詔聽民便賣買食用然則餼下以益上豈朝廷之意與昔人有為江淮發運使者宰臣告曰東南民力竭矣又聞故老云大德中廣平何公當國聞

有陳便利搜括田賦者皆力止之斯民晏然以遂其生茲其所以為賢乎傅公敷歷臺閣聲問焯然正色敢言屢忤權貴一時播紳莫不冀其大用請蠲餘鹽特惠民之一事尔昔先君子與公同掾東曹交契至深故謹書其去思詩後庶幾功利好興者聞之警有所為

題諸公贈御史竇時中詩後
至元後紀元冬中臺御史十八人劾省平章奸貪不法章再上不報皆投印待罪于家中外聞之凜然歎

伏彼其人方為計得輒出視事變更舊典視臺諫如
仇雖以言封章成于儒者之手心尤恨之居數日遂
罷貢舉未幾其人竟以罪斥海南而前時御史官遠
方者悉內徙其他亦稍進用于臺閣矣方其人之
用也威焰赫然雖以臺諫攻之猶不能去及其敗也
卒以臺臣徃治罪焉而十八人者曷其識察之先驅
除之力蓋亦忠直報國求稱其職而已是則臺諫之
有益于朝廷烏可一日而缺與昭功萬戶府僉判室
時中出諸公贈言求天爵為之書時中首為御史乃

十八人之一也為人情慎而文雅其在中國臺諫十餘
日至今風采聞于朝野然則有國家者可不延納諫
諍以通其壅蔽官風紀者可不思盡言責以圖報稱
乎

題僉憲張侯異政記

監察御史張侯向為山南僉憲按行郡邑風采肅然
或誣松滋縣小吏受賕具獄上有虫抱筆端而不得
署侯心疑之卒明其誣亦吳徵君為作異政記今天
下之吏俸祿甚薄其侵漁于民者執使然尔故世視

吏之受賄率以為常而吏之被誣受杖亦不甚自便也張侯于此能致察為其用心良厚矣嗚呼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此漢所以益小吏俸也在位者可不思救思乎夫天地之間化育流行而無變異者財成輔相之力也故賢聖有作陰陽和而風雨時麟鳳朱州難致之物莫不畢至氣之所感召也東海殺一孝婦郡中枯旱三年茲非其明驗與昔我國家建臺之初中外進用大拉抵皆忠厚老成之人故紀綱肅而政化興初非以苛刻為能徵賦者為功也然則張侯明一

吏之寃亦有關於世道矣夫

跋金溪葛孝女贊

古者山澤之利蓋所以潤國而養民後世聚斂之徒出始不勝其困矣禹任土作貢荆揚二州惟金三品他州則無是也夫人臣嗜利以培克小人妄有所獻陳皆是厲世以害民當國者可不熟慮乎向聞江南之民有開山掘沙以取金充貢者不足又市他所入孰恤其難也孝女始因有司彊其父徵求銀貽不忍見其撈掠之苦遂投治中而死刺史奏除其貢至今

邑人賴之嗚呼夫以女子之行若此矧仁人君子之
用世惠澤及民者何如哉然則孝女之祠于鄉宜矣
危君又能表諸文辭俾好功獻利者聞之庶有警也
新出題鮮于伯^機詩帖圖首曰不慮意平曰圖上南
嘗聞故老云鮮于公蚤歲學書愧未能若古人偶適
野見二人輓車行淖泥中遂悟書法蓋與昔人觀舞
劍器者同一機也公生燕趙宦吳越而詞翰有晉唐
風屢薦名館閣不果一試卒沈抑外官命已夫嗚呼
士有懷異負奇不克顯于世者可勝嘆哉彼居異官

偶擅書名于一時百世之公議弗然也夫唐人工書
故以書名世者難近世工書者鮮故書易名世矧公
書極工宜有名以傳後世矣

題溫氏五世同居詩後

余嘗行過郡邑每見以孝義旌其居者大^抵多巨商
盛^族豈禮義生于富足者耶灤陽為都近百年矣而
溫氏已稱五世同居表異門閭蓋有司上其行御史
覈其實故也按舊制其旌表有^聽駐事步欄前列屏樹
烏頭正門闕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

雙
 缺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五步
 今則唯存烏頭二柱大書其人姓名雖為制視舊簡
 易然其表民化俗一也
 吳門謝道暉自其於
 愈處
 余嘗於
 野
 書
 滋溪文集卷十九

滋溪文集卷第十九

題跋

朱前題補正水經後

補正水經者金禮部郎中蔡公珪所述也蔡氏世家
 真父祖皆仕於金公生長富貴雅好著述予自蚤歲
 訪公遺書得其文集五十五卷晉陽志十二卷燕王
 墓辨一卷補水經三卷其他補南北史志六十卷古
 器類編三十卷續歐陽公金石遺文六十卷并跋尾
 十卷皆已不存而文集乃高丞相汝礪模本晉陽志

墓辨水經皆寫本也至順三年春予為江南行臺御史橐水經將板行之適奉詔錄囚湖北七月歸至岳陽與郡教授于欽正覽觀山川欽正言洞庭西北為華容而縣尹楊舟方校水經念其文多訛闕予因以補正示之今所刻者是也夫以蔡公問學之博考索之精著述文字之富兵難以來散失無幾余酷好訪求前代古文遺事而僅得此則知世之君子善言懿行泯沒而無聞者多矣可勝惜哉予與公同居鄉郡潭西故宅已為釋氏所廬邱隴在滄沱之西太保莊

者翁仲石獸猶存昔嘗過之有懷賢不感勝之感公之行事則其具秘書少監郭長倩所述墓誌云

跋趙子昂鮮于伯機與朱總管手書

至元五年己卯予被命使憲淮東訪問故家遺俗郡人皆言總管朱公族世之懿侯本泰安著姓當江淮內附之初以材能擢守維揚有惠愛於民不忍其去因留家焉歷典六郡其治猶維揚也侯既違世子孫皆讀書修行為士大夫家所與婚姻亦皆一時名流碩輔夫淮南之俗喜負販以牟利市利雖公卿大

族猶或然也而朱獨以清白文雅儀表一方不亦甚
可重歎予忝官於此以肅清風化為任夙夜惕焉惟
恐得罪於巨室朱侯之孫道定方為憲吏以趙公鮮
于公手書示予且曰先公在時圖史甚富向因田祿
之災僅存此帖庶見先生交遊之盛予嘉其意書其
後而歸之俾觀者不徒玩其翰墨而已

題移刺氏家藏軍需故牘後

右移刺武毅公國初為都元帥時所署軍需故牘數
幅其曾孫平江總管蹈中寶藏於家按是歲龍集丁

丑金人已遜於汴河朔未平黎民瘡痍未復而太師
國玉方以兵平遼霄軍雷為急故命史公行六部尚
書以總其事觀其儲待轉輸之方出納折閱之禁養
兵之寔恤民之誠見於一時文移者周詳惻怛隱然
中國承平官府之舊昔孔子為委吏會計當而已矣
况且天下者而無道揆法守其能為治乎愚嘗閱史
公墓碑述其佐國王定東土悉心餽運軍中未嘗乏
絕觀此益信其言矣武毅公之後為將為郡守名聲
著聞而史氏亦再世輔相夫古之君子盡忠所事不

苟簡以徇祿不矯激以干名宜其子孫蕃衍盛大如此覽者勿以吏牘故蹟忽之也

書羅夫人傳後

向予貳南宮時有司以羅夫人貞節來上同列恐忤權貴欲不以聞余力言之事始克達及旌異命下同列者愧焉嗚呼當天曆初一時公卿將相崇官厚祿涵煦累聖承平之澤知盡忠所事者益亦鮮矣而羅夫人者獨能操守節義至於殺身而不悔茲烈文夫有所弗及也嗚呼貞哉

書黃提學贈孔世川序後

天爵讀黃提學孔贈孔君世川之文而有感焉昔者國家初定中國而孔子五十一世孫金奉常襲封衍聖公抱禮樂之器來歸文治由是興焉奉常既老有冒孔氏以承其祀者族人訟之有司誣被刑苦乃復訴之於朝始正其事是則世川之曾大父也適年復有謬欲奪襲封者天爵適居中臺幕府帥諸御史力言其事未幾奪襲封者天爵適居廟堂丞相以聞制可其請孔氏宗法卒歸於正焉當西漢時梅福

上書曰賢者子孫宜有土況聖人乎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觀福斯言由漢以來尊崇夫子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天爵列官京師與同僉太常凝道左司員外郎用道有同朝之好今又知世川父祖之賢能也世川由明道書院文學擢掾湖北憲府清慎文雅方將入官尚思朝廷尊崇聖人之道而無負其家學也哉趙郡蘇天爵書

題諸公贈歐陽德器詩後

歐陽文忠公家本廬陵中年居穎宦遊南北屢有思穎之作或者疑之謂無瀧岡松楸之思也天爵間嘗誦公吉州學記有云他日歸榮故鄉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入其里閭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文忠公之望於鄉人者不亦厚乎今海宇為一朝廷方由貢舉求賢吉之士賓興於鄉者常千餘人中選者居額之半誠不負公之所望矣公既家於穎葬於鄭其居廬陵者皆族也然

則德器其族孫欽傳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理或然也近世衣冠故家其子孫往往微弱弗克振顯或者妄引右族名賢以自附會徒貽識者之譏德器世家廬陵又藏崇公以上封誥是則信而有徵矣

卷之六 書周益公荅孫季昭帖首尾

右宋少傅周益公荅解元孫季昭帖其曰六一全集鄉邦合有善本適數士友留意斯文遂藉其力校讐哀次今廬陵模本蓋公所校定者初歐陽公得昌黎韓子之書於漢東李氏壁間脫畧顛倒乞歸讀之愛

其深厚雄博其後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歐陽公於韓子之文用功若此至朱文公考異出讀者始無遺憾甚矣校書之不易也歐陽公之文非若韓子重經五季兵難闕誤之多也然而公之為文始書屋壁時加修改一篇之成凡數脫稿故其文多異同益公悉購得之既刊其一餘則附見焉夫二公之文必待名公校讐而復後備則六籍之言遭秦焚滅今所存者經或脫簡傳或殘編尚可一二言哉故漢置校書之官必求劉向揚雄之徒才任其選

所以重其事也。言必求隱而辭華之其其題
秦焚題孫季昭上周益公請改修三國志書藁之言
宋鄉貢進士廬陵孫季昭三上書益國周公請改修
三國史志以正漢統益公時已年老遜謝而止夫綱
常名義天地之大經昔昭烈以漢室之胄上承統緒
間關巴蜀興復帝業諸葛武侯輔之名義既正規模
斯張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臣鞠躬盡力
死而後已三代以下凜然王者之佐陳壽以其父獲
罪於蜀故史以魏為正統榮陽太守習鑿齒作漢晉

春秋以正其失宋氏南渡執政大臣忌讐忍辱竊祿苟
安一時儒者忠義感激痛憤怨疾既不果用思見於
言此蜀漢統緒所由正也大則紀於冊書小則表於
論著季昭之陳三書亦以是歛益公既不遑作廬陵
蕭常第為紀表四篇而已至我
國朝翰林侍講學士郝公經使宋羈留儀真始作帝
紀二卷年表一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白續後漢
書所以正統叙表忠賢其有功于世教蓋甚大也夫
由漢昭烈至於

國朝蓋千餘年始則一習鑿齒次則宋南渡諸公卒
至郝公始克成之則知天理之在人心萬世不可泯
也然則後之修史者義例之嚴正閏之辨其可不慎
之哉季昭五世孫義方藏其書藁於家覽者尚及識
季昭之心已夫前史官趙郡蘇天爵書

題國子司業硯公遺墨

昔者國家滅金之初王師徇地漢上悉俘其人以歸
故江漢先生趙公鄭城先生硯公皆相繼臣北方於
是趙公居燕出其橐中伊洛諸書傳授學徒而中原

名公鉅儒亦始得因其說以求聖賢之學鄭城先生
留落雲中久之始達真定而居焉亦以經術為訓郡
人翕然從之往以儒著名

世祖皇帝勤求於圖治廣於求材先生由布衣起家
教授真定及建成均即遣使賜五品服徵拜司業而
趙公不幸已卒矣嗚呼宋之季年東南文習益弊士
習益卑襄漢之間人多朴茂篤行崇尚經訓觀趙公
硯公之所存豈不益可信欬其他老死山林而不獲
用者又豈少哉宋執政國方以耳目所及吳越之士而

信任之反視襄陽為不足取不思文習之弊士氣之
卑國勢削弱不復能有為矣然則先生遭遇明時擢
置清貴庸非天乎先生之文質寔暢達不飾其
家多無存藁曾孫黃陂主簿惟仁始得遺墨藏之天
爵生晚不及拜先生屢前少時聞先郡公設道先生
德業之盛長則與先生之孫宜興使君游故于主簿
昆弟有世契之好焉因觀遺墨畧敘兩先生出處如
此俾多士庶有觀省而况硯氏子孫乎至正癸未五
月壬申後學蘇天爵書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手帖

張魏公世家西蜀薨葬衡山之麓愚官鄂省訪問故
家遺俗則喬木無存不勝懷賢之感廬陵劉氏藏魏
公與其先世手帖五幅其憂念民社疆場隱然著見
乎辭向聞諸老言南軒先生侍魏公督軍江淮忽報
邊騎且至魏公以兵少為憂先生進曰當率城中軍
民戮力一戰不得已則臣為君死子為父死嗚呼臣
子忠孝如是宋室焉得而不忠興乎意以為報

題畫錦堂詩遺墨

韓魏公初以武康之節來知相州其後罷相再鎮鄉
邦乃建畫錦之堂作詩以遺相人其意以歲時存問
父老繕完先壠為喜以重安祿安閒不稱方面為懼
以忠義大節誓死不變為心以私任愛惡快已恩仇
為戒讀之令人悚然起敬王勤於吏職親覽簿書或
言王位重年艾賜守鄉郡本以養安無治細事王曰
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日萬錢不事事吾
何安乎此王忠誠愛民所當法者夫古之公卿大臣
皆得牧守鄉郡蓋習其土風則為治也易殆懸車請

老鄉人師其德誼歿則祭於其社後世仕者既以嫌
疑不得典鄉邦及其老也或持吏短長武斷鄉曲皆
王之罪人也讀王之詩寧不有感於衷歟初堂之成
歐陽文忠公為之記至今人善頌之而王之詩人知
誦之者寡王子孫多散處江南武昌儒學教授王十
世孫今居台州係出丞相文定房家藏王親書是詩
墨本愚故表而出之以為天下後世勸以即平入
十五題咸淳四年進士題名入吳志甫之卷所刻
右宋咸淳四年進士題名石刻一卷兩淮鄉會題名

附湖廣省掾姬洪甫所藏也按是榜取士共六百六十五人其第五甲第七十四人是為洪甫之考伯陽先生其年歲次戊辰皇元至元之五年也明年大兵圍襄又七年宋亡天下始定于一嗚呼宋以垂亡之國而猶設科取士若此則承平文物之盛可知矣我國家初定中原歲次丁酉詔遣斷事官朮虎乃宣差山西東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劉中遍詣諸路收金遺士程試所學以復其家至元七年始定其法世祖至元十一年始頒貢舉條例是時賢才衆多治

平方臻故弗果行及至元七年始定其法世祖至元十一年始頒貢舉條例是時賢才衆多治仁皇臨御嘆人才之不足乃出獨斷行之既而權臣請罷其事

皇上尋詔復之而八舉取士六百餘人成均試貢弗與也洪甫又藏登科小錄及報榜帖備見一時科場遺制昔皇慶初朝廷講求貢舉舊法而故宋進士之在者則有姚君登孫熊君明來年君應龍惜乎伯陽先生已物故矣夫天之生才非學校教養不足以致其美非有司程試不足以知其能此漢唐以來賢良

方正詞賦經義諸科所由設也不然士將張張然無所依歸羣然雜進賢不肖混淆有國家者何以精別能否而用之乎伯陽釋褐為金山簿尋用薦者遷長壽令歸附後居荆南與柳城姚公洛陽暢公為文字交隱然一代老成耆宿洪甫亦清謹克世其家云至正三年歲次癸未秋七月戊寅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趙郡蘇天爵書

題劉光遠文藁後

至順三年予忝官六察奉詔錄囚湖北四月至漢陽

拜謁儒宮校官進說經義引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之文反覆益千餘言敷腴粹正慈祥哀矜余惻然為之動詢之其人瀏陽劉光遠也是後歷掾洪鄂兩省佐理問幕凡十二年持其文稿復見余于鄂省旬宣堂余讀其文體正而氣完詞潔而義密夫湖湘之南山水峻清而人之生得其秀麗精英之氣者居多故奇材異人往往間出若今翰林歐陽公穎然拔萃者也光遠與翰林同里又相繼應鄉貢進士舉獨淹留沉滯于小官簿領之中二十餘年無所芥

滄鳴呼士有抱負異材終老山林弗能振耀于世者
多矣獨光遠乎方今朝廷撰述前代遺史徵車四馳
收召文學才識之士惟恐有遺若光遠者文章之富
叙述之工絕出倫輩惜余遠在外藩弗克薦達也然
而至寶潛乎山川之幽其光氣輝然特見于外者孰
得而掩之哉至正三年冬十月庚子趙郡蘓天爵題

余題司馬溫公人物記

宋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一時人物咸聚于朝是編
所記二百餘人或一人屢見若王同老謝卿材韓宗

道是也或止記其父兄師友或盛稱其問學才能曰
某人云然若欲再三詢問之者蓋求賢任官固宰相
之職而聽言觀行亦君子之所當慎也矧溫公以誠
實之資方更化之始人材毀譽宜詳察之或疑蔡京
亦與于是當是時溫公議復舊制初改雇役為差役
京知開封府事五日之內盡命畿縣變之溫公喜曰
人人如是何患法之不行嗚呼使居相位者皆如溫
公則京在下列其材亦稱任使置之高位則不可也
是編之中有龍游令王斐者授春秋以王正月為建

寅有慶州機宜韓川者王呂用事無所向背有知邕
川和斌者在嶺南三十年喪十八口觀此則溫公之
于人材或解經之著新說或居官不事請求或遠宦
之罹哀苦皆一一訪求而得之甚矣用心之至也聞
者孰不有所感而興起乎至正癸未冬十有二月丙
午趙郡蘓天爵歛衽書

題孔氏家藏宋勅牒後

宋東都時孔氏顯者則有曲阜道輔父子臨江三仲
弟兄皆聖人之裔也建炎南渡衍聖公亦徙三衢令

孔氏居江南者多祖曲阜然惟臨江三衢文獻信而
有徵嘗聞故老云宋社既墟廷議以襲封之爵當歸
三衢彼固辭曰吾既不能守林廟墳墓其敢受是封
乎嗚呼孔氏居江南者皆當以斯言為念也因觀學
文所藏七世祖毅甫郎中元祐五年赴闕勅感而為
之書
二首題杜君墓表
盱眙縣侯納璘不花既遷宋僉書寧海軍節度使官
廳公事杜君墓于慶仙山請于晉寧張翁為文表之

其用心良厚矣世之守令大抵多武夫俗吏于民之
生者猶不知恤况死者乎侯以進士入官深知愛民
之道于一士之枯骨尚不忍其暴露則于民生惠養
當何如也矣夫江淮之間父子兄弟死則棄之中野
棺槨骸骨縱橫見者恬不為異甚矣禮俗之壞也余
始至淮憲即移文諭民瘞之今觀杜君之葬則縣侯
之能化民表俗不亦賢乎侯之為縣廉以律身寬以
治民廣脩學宮以興政化其施為具有本末詩所謂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者侯庶幾焉

書吳子高詩稿後

吳子高屏居鄂渚蕭然一貧妻子食或不充日以哦
詩為樂未嘗一事干人人愛重之夫江湖之上士多
挾詭譎以事請謁而子高制行清慎若此其果異于
人乎故太禧使阿榮存初少與子高游嘗薦為奎章
僚屬職滿南歸詩益日工余知子高非第能詩而已
至于近代公侯大家衣冠族姓之世系勛勞門閥之
等差皆能探其原委而詳陳之彼居著作之廷者或
有所未及也夫詩莫盛于唐莫逾于杜甫氏其叙事

核實風諭深遠後世號稱詩史傳曰詩可以興豈空
言云乎哉子高之詩蓋有所本矣我國家平定中原
士踵宋金餘習文詞率粗豪衰蕭涿郡盧公始以輕
新飄逸為之倡延佑以來則有蜀郡虞公浚儀馬公
以雅正之音鳴于時士皆轉相效慕而文章之習今
為獨盛焉子高自大德末已以詩名湘湖間惜乎沉
淪小官而弗振顯嗚呼自古詩人少達而多窮其信
然耶其信然耶至正四年正月乙酉趙郡蘓天爵題
書寇隱君傳後

長安寇隱君業儒而醫遁世弗仕詩書教子孝弟力
田聞望冠于一時中朝諸老若左轄許文正公姚文
獻公太史令楊文康公悉與之友歲時書問不絕今
皆藏于家文正之言則以別後所接所聞無非僥倖
憶昔相從講說皆力本務寔者也文獻則以名犢田
園為託及言春秋植桑條桑之法其利甚博文康則
以救療其子為感維昔世廟初受分地于闕中即命
文正教戒多士文獻勸治農桑而先王為政之本已
基于斯時矣及其即位文獻由大司農入居相府文

正辭免中書猶命領成均為胄子師則世廟之聖謀
神莫蓋深遠矣夫王者之治天下其樂育英才教養
民生孰有急于此者乎故當時公卿皆為有用之學
以濟斯世如農圃醫藥卜筮星歷亦古人所不廢者
也其後文康以治歷明時受知于朝獨隱君深藏遠
引不及召用而終然古之君子有德而不食其報者
當在其子孫今隱君之孫靖以明經舉進士為乾州
判官是尚能振其家聲也哉隱君諱士謙字子益既
卒郭集賢傳其行趙郡蘓天爵讀之有感為記其後

至正四年六月旦

題石珣畫

御史張侯家藏石珣千里秋晴圖一卷峰巒渾厚烟
林清曠臺閣古雅人物幽閑畫者工其一已稱至藝
今欲萃衆工人之所長誠不易也珣家青社父祖並
能界畫珣兼畫山水意欲步趨古人或傳是圖運思
歲久方成昔宋宣和時購求古畫置畫學珣亦畫學
生也金人取汴恣輦而北大定明昌文治極盛一時
詞人若楊秘監邦基任鹽使詢耶律右丞履王翰林

庭筠皆欲以絕藝名世蓋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豈特學畫然哉昔余授經禁中凡祕府所藏閔同范寬董源奇迹亦嘗獲見及官江南縱觀鍾阜匡廬之高厚洞庭彭蠡之幽深而江鄉山館竹樹陰陰風雨雪月千景萬狀思得良工模寫其彷彿而世無工畫者今覽是圖恍如昔時所見于是留玩月餘題其後而歸之

題諸公記贈馬尚書尺牘後

余觀諸公記贈尚書馬公尺牘一卷嘆國家人材之

盛致治之不苟也馬公以經濟長材際朝廷有為之日職專邦之大計世皇任之而不疑斯所以克盡施設世獲其濟也歟當是時中原始定江南未歸民尚瘡痍事多草創而川蜀用兵江淮屯守芻糧鎧仗舟楫之用飛輓調度征戍之勞羽檄交馳急于星火馬公始則任轉運于關中既而總金穀于民部終則督餽餉于河南蓋終始不離煩劇皆從容談笑而辦未嘗務聚斂以擾人亦未嘗進羨餘以希寵國用既足民力亦紓故時人以劉晏方之于時分符典郡于外

者若故都督史公樞治東平平章牛公顯治南京宣
慰使陳公祐治河南或以民罹災異請除其祖賦或
以沿邊供待請定其方略備見于尺牘之中大抵為
國為民而非一己之私計也若故吏部侍郎高公逸
民被命出捕飛蝗以不克盡絕為憂此皆至元初年
之事世皇方厲精圖治而天之降災若此惟其有節
用愛民之寔故治化亦如是之盛也國初歲在庚子
有貴臣總天下財賦惟培克是務以真定課最諸道
脇為公具增辦手實公慨然曰夫利猶水也源深則

流長民實其源可竭之乎嗚呼今方內連年水旱茶
鹽田賦之人亦云極矣而財用益屈經費日益不足
安得如馬公者與之共探其本以究其弊乎昔漢之
為吏居官者長子孫蓋其謹于奉法廉于守身故能
久于其職若于定國為廷尉鄭當時為大農今皆歷
十餘年不遷然則馬公之總邦計至終其身則子孫
之昌大蕃衍有以也夫至正四年甲申秋九月甲午
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趙郡蘓天爵
題

題馬氏蘭蕙同芳圖

江左好事者慕馬氏昆季之賢繪蘭蕙同芳圖以旣
之館閣名流復為詩以美之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馬氏本雍古族自鳳翔
兵馬府君始以官名為氏尚書忠懿侯當中統初轉
漕給邊餉有功請令編民通一經者復其家以詩書
禮義訓其子孫卒贈推忠宣力詡運功臣三傳至中
丞文貞公以文學政事致位光顯初尚書有子十一
人孫二十人曾孫三十餘人或執業成均擢進士第

皆清謹文雅不隕其家聲遂為海內衣冠聞族天爵
辱荷中丞深知又與元博共事憲府故知其族世之
懿嘗讀中丞述尚書墓銘有云世多王公亦多華靡
惟不革俗而忽其圮繩繩子孫思馬有氏咸宜習禮
以續廟祀嗚呼世之有官君子可不思正家法以傳
後乎

容城李節婦詩後備無窮天下誰當思
容城劉文靖公王孝女旌門銘及西山翟婦節婦
余讀容城劉文靖公王孝女旌門銘及西山翟婦節婦
詩愛其詞嚴義正切于世教凜然使人有所興起也

昔金之亡一時節義之士不可勝紀當國家草昧之始而婦人女子猶能若此甚矣中州風俗之美也夫君子所過者化而劉公言論風節天下猶當思之况居其鄉者乎然則李氏之貞一有所本矣朝廷旌異之者所以勸善也彼不學無術之徒弗知風化所由反謂豪民求蠲徭役誠如樞判韓公之所嘆矣夫

遊曾跋三笑圖

往年行過彭澤慨想陶公高風不可企及西望廬山林壑深邃宜隱者之所居焉陶公世為晉臣值宋革

命高蹈深隱其所與游蓋必志同道合者也自昔士生不辰逢世多難往往晦迹浮圖老子法中然則惠遠脩靜抑亦避世之流歟

盡前情味亦進世之流

主不亦進世之難哉

命高無難其所以與世益必志同蓋合者也自晉王

滋溪文集卷第三十所題思五百頁其初太平時所

下題跋少亦更觀時時時公當國時天下無事

歐陽文忠公與劉原父手書

歐陽文忠公生宋盛時稟中和之粹作為文章雍容

溫厚炳然一代之制片言隻字皆有深意今讀寄公

是劉公手書感慨係之自昔君子不相為謀雖亂世

未嘗無君子治世未嘗無小人時在上者用舍何如

耳當至和時陳執中居相位而天屢出災異兩制諸

公多求補群公是上疏陳之其畧曰正臣常難進而

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呂濬蔡襄歐陽修賈黯韓絳皆論議實直不阿執政有益當世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啟姦倖之心仁宗亦悟留歐陽公等不行書中所謂真性難移加以權倖側目交攻累年乞外不得者是也又謂子華喪弟直孺之許為郡漸有樂意否平山更望增緝蓋子華絳也公是出知揚州皆不得立於朝矣夫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天下之泰也方慶曆初朝范富諸公當國知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慨然思正百度共修太平海內悚

然知君相之求治而權倖小人不便萬方沮之已而三四大臣相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嗚呼以仁宗之忠厚明恕在位日久熟知臣下情偽又得韓范諸公為之輔相可謂明良際遇而群邪壞之世竟不克登於極治庸非天乎是卷御史敬公克莊所藏公先相國文忠公實為先朝名臣晚歲屢召不起是亦難進而易退者故表先正之事以為勸焉

題諸公與智叅議先生書啟
右書啟兩卷國初名公諸老寄贈洛陽智先生者也

先生諱迂字仲可少與竇公默流落漢上丙申北歸
深明易學屏居一室焚香鼓琴世務紛華脩然不足
以動其心世皆以先生為高士
世皇在潛邸聞其名遣近侍持書及竇公同被召入
見首陳王道上問方今有如周公者乎先生對曰主
上身其道跡其事心其心非周公而何是時耶律公
楚材領中書政務命諸路置經籍所以儒者師之益
欲士明經學興起文治先生分行京兆會廉公希憲
商公挺開閻宣撫辟先生叅議其幕立經陳紀興利

除弊畫贊為多暇則講說經義以道義相切劘官雖
僚屬誼同師友久之請致其事

世皇不忍其去賜田宅俾家於秦仍歲賜銀三笏為
養老資先生辭之不可止取其一嘗有盜夜入其室
裂其幣在杼柚者以去家人欲聞之官先生止之曰
此必閭里細民之貧者也官若捕之能無擾及善良
傷吾鄉鄰故舊之情乎盜聞愧之復還其弊時人以
先生能化盜為善少與兄相失兵間後知兄居真定
既老猶屢省之兄亡載其喪還莫於洛世共高其行

義中統至元之初廣商諸公為相收召海內賢才布
列有位先生退老於秦日以琴書自娛不復仕終其
身昔者國家甫定中夏一時人物皆金源民承平百
年學校貢舉封殖樂育者也是以不死於兵以道於
我迨讀詩林林昔以去息八海聞之官夫主五之曰
世祖立極肇興制度崇建官儀朝廷之上衣冠之盛
皆其人也今觀卷中一一具在惜乎行事多隱晦弗
傳故予畧為述之如此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
當國者可不以登攬賢材為務乎其美賦吐陳自報

孟天暉擬古後

太原孟天暉學博而識敏氣清而文奇觀所擬先秦
西漢諸篇步趨之卓言語之工蓋欲傑出一世其志
不亦偉乎昔歐陽公謂韓子為樊宗師墓銘即類樊
文其始出于司馬子長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
過之故能兼之夫文章務趨一時所尚固不可也然
欲求合於古又豈易哉故韓子曰為文宜師古聖賢
人師其意不師其辭辭歐陽公亦曰為文勿用造語模
擬前人取其自然爾三代以下文之古者莫韓歐若

也而其言如此當與天璋評之
入神題魯齋先生手書後公布曰為文曰用說詩賦
右魯齋先生許魏公手書四幅寄京兆呂君輔之及
其子翰林侍讀學士伯克者也初尚固不可文然
世祖皇帝受封食邑於秦至征大理禡牙于斯首聘
魯齋於六盤山下命教授京兆子弟是以呂君獲納
交於先生翰林從之問學焉而閑輔教化淳美其淵
源有所本矣嘗讀魯齋所述呂君墓誌云君生子朱
逾年日買書為教養計既長擇師就學學必以稽古

踐實為貴又云翰林治喪上稽司馬氏朱氏考訂古
禮下倣高陵楊氏已行故實使古人送終之正復見
於今手書第四幅所謂葬禮倣依古制非信道之篤
莫能者是也夫以呂氏家庭之所授受師友之所異
於人也誌中詳其真所稱高陵楊氏即太師楊文康公其講
習莫非彛倫日用之大故其表族悖禮卓然有以執
今世誌中亦稱高陵楊氏即太師楊文康公其執親喪動合古禮魯齋之畏友也嗚呼宋金季年文習
益漓魯齋先生奮起草野推明聖賢之道遺經篤實踐
履故一時及門之士操行悉有可觀故呂君父子之

事可見矣天爵尚官西臺訪求故家遺俗蓋罹天曆
兵荒之餘文獻或不足徵今呂氏諸孫執祀奉常受
業胄監是則詩書之澤獨能傳諸久遠信知為善之
有後乎晚學趙郡蘇天爵書未始新對卓然首以婚
公題襄陽重刻墮淚碑後明大神對又氣公其壽
古之君子立身制行既足以儀型於家居官臨民又
足以垂稱於後是豈聲音笑貌所能致歟太傅羊公
之鎮襄陽生則惠澤及於人沒則流風傳於世蓋有
其寔則有其名也當時所謂墮淚碑者石已解裂後

人思公重刻者三夫以羊公之德固不係乎碑之存
亡而人之思公非碑無以著其愛慕之誠也然則碑
之存蓋有勸懲之道焉襄陽郡守呂侯成帥楊侯拳
拳以是為念而不釋者其亦有所見乎昔召伯布政
南國舍於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
傷况金石之文鉅書深刻以表其善政固所以傳不
朽也然自漢魏以來文之著於桓碑彛器以為無窮
之計者亦多矣其不幸消磨於風雨野燹之中毀棄
於樵夫牧子之手使古人遺跡餘韻泯沒無聞者豈

獨墮淚碑乎不有好古尚賢之君子其孰知愛重之哉故歐陽公始克收而藏之或正簡編之訛或補政事之缺非徒以資玩賞而已尚書王君實博雅多識好畜古文奇字博士周伯溫精通六書嘗奉敕臨摹晉人法帖呂侯為政深知追慕昔賢楊侯將家獨能崇尚文字此其一時人物風致之美後世不可及矣至正五年秋八月丙寅通奉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趙郡蘇天爵題

恭跋御賜真草千字文碑本

聖天子續承正統恭儉愛民深宮燕閒日閱圖史蓋以怡神養性臣於時繹文經筵數從講官之後瞻望清光及備負省闈參與政議伏覩至政初詔以賦入有經誠勅近臣不可互奏賞賚其以真草千字文碑本頒賜臣下則文物興隆治化清謐從可知焉昔之人君以一嘖一笑皆有所係未嘗輕賜予者誠有為也是本翰林學士承旨臣姚庸在宥密時所賜臣庸敬歷臺省為時儒臣潔白廉正溫雅醞籍蓋於皇上所賜深有契焉至正六年丙戌九月庚子集賢侍講學

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差充京畿道奉使宣撫臣
蘇天爵頓首謹記
吳本跋延祐二年廷對擬進貼黃後
延祐乙卯一
仁皇初策進士登第者五十六人今三十二年以文
詞政術知名者十餘又不幸才弗滿用而歿者又十
餘人官之崇卑則在所不論也當是時方內必安文
物熙洽而聖策所問猶以稼穡傷於水旱細民致於
飢寒未能家居人足為憂嗚呼聖慮恤民若此禎祥

其有弗克者乎蓋自昔人君旁求俊彥布列有位於
以敷宣治化而已故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周之治所
由隆也

仁皇臨御深嚴嚴法吏貪銳利欲登進賢才至變習俗後
之議者弗思聖慮深遠第患選舉泛冗夫選人之方
固當澄汰寧無闡葺雜進之流不學無術者乎
聖天子克復舊章多士興起臣時備負省闈獲觀盛
事乙酉之春承詔與治書侍御史臣李好文翰林直
學士臣宋瑩工部侍郎臣韓玉倫徒充讀卷官伏覽

延祐儒臣擬進貼黃益歎韓王前封元爵卷守天寶
先朝崇文之盛通奉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
臣蘇天爵恭跋章文士與廷臣相與言仁義於閒宴
固當題葛氏子還俗事聖之志不學無淵者乎

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宴
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
與謀稼穡於田塋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是以財足而
不爭有恥而且敬夫古之四民後世散為九流百家
由其田多水旱則稼穡之民少由其利無奇贏則商

賈之民少其他失業業者亦多矣故游食之徒不歸於
浮屠老氏之流則入於法家皂隸之列衣食其身猶
且不足况能奉父母旨甘之養足國家賦役之供歟
憂世之士不能不感慨也然則敦本抑末化民成俗
獨不在於上之人乎且董君以一邑之長猶能誘人
去邪歸正矧夫朝廷之上公卿之尊其綏未動和之
效當何如哉

題楊氏肯綮堂記後

余友河東僉憲楊侯築書堂其定別墅表曰肯綮永

清史宗定為之記保定張庭美隸書之橐城童簡卿
篆其額蓋楊侯名堂之義推本先考判院府君教子
之方俾後人奉之而不失也且農菑辟其田又播植
之比其獲也則有水旱之憂耘耔之苦人之承先業
者則無是矣何為而弗肯獲乎夫古者世祿之家鮮
克由禮今三君子皆出王公將相之族而文詞之奇
書法之古豈惟克振其家聲又將垂譽於後世彼為
士者起身寒家獲登仕版子孫可不夙夜戰兢思無
忝其所生乎予與楊侯生同里少同師長則同仕於

朝每嘆近世衣冠之裔往往墜廢先業甚矣風化之
弗古也讀此記者豈不惕然有感於中乎雖然德業
之積可以裕子孫詩書之澤可以貽永久嗚呼楊氏
子孫尚思先世作室菑田之功庶幾肯構肯穫之有
望乎
書羅學升文橐後意未敢非嘉稱之士海良哉
泰定丁卯廷策進士予被命掌試卷得浮光羅君學
升之文讀之愛其汪洋溫粹詞博而意深不極其至
弗止後聞調官江淮士之從遊者眾或擢高科登膺

仕夫以國家取士之制察行於鄉里考言於朝廷試之以事而人材於是出焉世以偶儻之詞汗漫之文織組以為工繁縟以為美既僥倖於中選又苟且以終身殊失設科求才之意矣使非豪傑之士識見超卓孰能迴出儔輩不徇流俗之所好乎予退休於里學升方尹豪城暇日以近作一編示予蓋欲剷除科目之陳言步武作者之雅製豈世之固陋守舊不知變化之妙者所可及哉是宜拔置館閣以養其才惜乎沉淪州縣而不克進也然鶴鳴九皋聲聞於天士

之抱負足以鳴世雖居遯遠未有不達於朝廷之聽聞者也學升當益養其和平以鳴國家之盛不亦可乎

題晦菴先生行狀後

晦菴先生子朱子著述凡數萬言自先生歿大江之南儒者講明其說固不乏人然而真知寔踐者亦不多見也我國家興隆之初南北未一覃懷許文正公始得先生諸書讀之起敬起畏乃率學者盡棄舊學而學焉既相

世廟遂以學推行天下迄今海內家蓄朱子之書人
習聖賢之學者皆文正公輔相之力也然朱子族系
爵里出處言行世或弗知爰命杭州校官謝某刊其
行狀與多士共傳焉嗚呼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
其心庶幾致知力行不為空言而已乎

書孔子及顏子以下七十二賢像

古先聖及顏子以下七十二賢像江南行省平章榮
祿公所藏也公以太師國王諸孫踐別臺省允著才
能暇則好收法書秘畫尤喜古聖賢像當聖朝龍興

之初國王以征伐有大勳烈受封食邑於東平凡郡
邑之長悉聽其宗族子弟及部人為之東平密邇鄒魯
聖賢之教所由興也故其人官於斯者則有好賢樂
善之心焉平章初監東阿進擢朝著適際國家文明
之治宜其所好異於人也天爵少讀孔氏書見聖人
居鄉黨在宗廟朝廷動容周旋無不中禮門人熟視
而詳錄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况覽觀圖像思慕
言動其必有所感而興起已夫至正己丑三月甲子
學者蘇天爵拜手謹記

題泉州士子贈崔宗禮詩後

七閩山川險阻漢嘗處其民江淮之間而虛其地唐
建中初常袞為觀察使始設鄉校俾民知學親加講
導由是閩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宋蔡忠惠公襄
世家興化歷知泉福兩州尤知閩之風俗勸學興善
折節禮士以變民之故宋氏徙江左龜山楊先生載
道而南豫章延平相繼而出子朱子擴而大之聖賢
之學遂因經傳復明於世景城崔君宗禮由登進士
科贊浙省理問幕出使泉南廉平著聞既歸以士子

所贈歌詩一卷示余文詞之清潤音韻之鏗鏘誠一
時之盛作也方今

國家四海為一文治蔚興人才之生初不以遐迹有
間願長民者教養何如耳乃以閩中學術源流端緒
告之覽者其亦知所考求而用力於遠大者乎

題兼善尚書自書所作書後

白野尚書向居會稽登東山泛曲水日與高人羽客
遊間遇佳紙妙墨輒書所作歌詩以自適清標雅韻
蔚有晉唐風度予猶及見尚書先考郡侯敦龐質寔

宛如古人而於華言尚未深曉今有子好學如此信
足徵聖道於茲是神書所收增書以自區新錄
國家文治之盛然人知尚書才華之美而不知其政
術之可稱也每當論大事決大疑挺正不阿凜然有
直士風而貢舉得賢之效益可徵焉元泰身居方外
而與之友實其詞翰亦有識之士哉
書奉定廷試策題藁後
右策題草藁四首奉定丁卯三月廷試進士監試官
治書侍御史王士熙讀卷官翰林直學士馬祖常所

擬撰也既繕寫進呈御筆點用其二益自延祐設科
以來規制如此洪維

國家承平百年治化當興然生財有道制用未得其
要正俗多方防範未盡其宜將校驕惰武備日弛官
士苟簡而廉隅弗修是皆當世急務宜所延問而詳
陳者也夫朝廷取士求言惟期有裨於政務非徒觀
美而已是舉得人凡八十五國子貢阿察赤李黼名
冠第一今二十餘年同榜之士別歷臺省蔚有令聞
則貢舉得賢之效成均養士之隆益可徵焉時天爵

待罪史館承命收掌試卷故藏策藁於家謹裝潢以授黼黻累遷秘書太監方以材能進用云至正己丑夏六月甲戌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趙郡蘇天爵書

題白太常三歲所書字卷

世之童子少以穎悟聞長能以政術文辭詞顯惟劉忠州楊文舉丞相數人而已蓋聰明既得於賦與苟無問學以濟之其克有成者鮮矣鄉先生太常白公家世在金朝為名進士國初昆季並擅才名惟先生早

最敏悟三歲即能書八卦之名諸老見者無不驚嘆中年果以能官稱惜乎老於詞林容臺而未盡大用先生之孫行中書掾樞保藏所書八卦字卷噫白氏子孫時出而觀之尚勿忘詩書之澤之所自乎

題葛賡宗淳熙三年封承務郎致仕誥

金溪葛元喆五世祖宣義府君生平三遇慶典累封承務郎賜緋魚袋晚加宣義郎以終異人陸文安公誌其墓宋南渡至乾道淳熙一時號稱極治宮庭父子之間壽考尊學鴻恩霈澤被及臣民而人物之盛若

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陸文安公並時而出蓋治化
方臻天地開泰祥麟朱草應期而生理固然也時金
世宗在中原專以仁厚為政民以小堯舜呼之朱文
公聞而歎曰彼欲為大堯舜豈不由已乎考之葛氏
誥舜劉孝建攝西掖所行用皇極斂福錫民為說噫
方紹聖崇寧之際豐衍盛大當國者安生重南輕北
之議有諸者職憂其必啟分裂之兆既久其言果驗今
國家四海會同朝野清晏士生此時共樂一視同仁
之治而元誥又以文學登進士科暇日出示先世封

誥因有感而為之書於卷後至正己丑秋七月朔趙
郡蘇天爵書吳之益以也時身處之所於山蘇書
時昔題東坡制策藁八馬大千里良一表馬亦固
浙省掾蘇伯夔出示先文忠公擬試制策藁觀之忠
君憂世之心溢於辭或謂文忠天材有餘非由學力
是不知老泉先生之所學也先生年二十七始發憤
閉戶讀書大究六經百家之說考質古今治亂成敗
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由是頃下
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

後止此先生所自得者文忠兄弟學亦有所本故伯
夔之子數人方讀書治進士業故以家學告之尚知
用力矣夫夫六經百行之旨皆自古今之儒所傳
與下題高倡僕氏三節堂記後五五二十七故為
三綱天地之大經為人臣為人婦為人子平居無事
克盡其職者固有之矣及不幸而遇事變能不失其
節者或數十年得一人焉或千百里見一家焉有國
者尊禮而表異之益以世教民彝之所係也孰有節
義出于一門若僕氏之盛者乎觀夫右丞忠愍公年

未四十以死殉國高昌太夫人守節自誓肅正閨門
尚書忠襄侯方在髫髻割肉以療母疾則其平居事
君之忠持身之潔養親之孝可知矣夫君子讀書制
行將以儀刑於家模範於世今僕氏家庭之間父祖
之訓嚴明若此又何必他求哉宜其子孫克承其教
繼擢高科入館閣為名流官郡縣為良守令分持憲
節恭預省政皆赫赫有聞是足以示天下彞倫之勸
表朝廷治化之隆豈第紀一家之美而已哉

題吳古愚隱趣園記

太常胡先生懸車歸老東陽有山林深邃之居有園
書諷咏之樂有子孫以具甘旨有田園以供伏臘又
值國家承平之世優游以享高年蓋亦福德君子哉
余舊見中州賢士大夫宦游四方罷則無所於歸其
清節可尚已昔者范文正公將老移疾家人以居室
未完美為患公聞之曰人苟知道義可樂雖形骸亦
可忘是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之
志歟是為記

未四題黃太史休亭賦後

蕭濟甫博學能文身際熙寧元祐之盛卒不利於有
司士之進退信知其義命乎此太史所為賦休亭也
先儒以屈子所賦皆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
繼作者必出於幽憂窮蹙怨慕之意乃為得其餘韻
太史尤以楚詞自喜惟其務奇太甚乃獨取毀璧其
篇以其詞極悲哀不假作為故也然太史孝友刑家
清節名世生死患難不動其心富貴利達不易其守
豈記覽詞章諱衆取寵者可方其萬一哉

題諸公贈真定錄事司監野先明道詩後

京師西南雄望之郡曰直定郡之錄事司及附郭之縣則尤任其煩勞者也蓋上有憲府郡治之按臨下有達官朝士之迎候繼以賦役訟訴之煩加以民庶饑寒之苦茲其所以不易為也然而制其煩簡之宜達乎通變之道獨不在夫有能有為者乎予世家真定宦游南北邇者屢聞人言縣尹李侯公輔及錄事司監野先明道之賢世亦未嘗無人而事之煩勞亦寧有卒不可為者乎蓋二子者以勤謹持身以忠敬事上以安靜撫民以公平奉法則人稱之也固宜今

公輔擢尹赤縣明道行將見用於朝郡中士大夫皆作詩頌之比年國家念兩賜之失時閔民生之不足嚴守令之選申程試之方遠近聞之鼓舞懲勸則政務庶克興舉黎元或少休歎予嘗讀漢元和詔有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斯殆近之矣又唐開元時張九齡上書曰乖政之氣發為水旱昔東海枉故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寃况六合元々之衆懸命於縣令

托生於刺史天子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
任水旱之由豈惟一婦而已嗚呼察守令之才者當
體元和之詔任承宣之責者當思九齡之言天下何
患其不治哉至正庚寅三月乙酉以同輩不既
書主簿康里君贈行詩後
元統初有劇盜撓青齊潛入畿甸或言之輒殺其
家以杜口予方佐官西曹力陳廟堂起前雲南元帥往
捕之擇刑部勇士二十人與俱不十餘日賊果授首
宰臣奏賞其功元帥進長宣閫勇士二十人除官有

差康里君其一也由尉德平主簿真定執事三年勤
敏不擾民甚安之嗚呼自昔寇盜之作多由官吏貪
墨賦役煩重民不勝困始相率為盜矣夫樂不仁而
趨死亡亦豈其本心乎比者朝廷以有官者民之保
障或重內而輕外數變易以擾民故嚴守令之選申
課試之方有治理效不次陞擢否則黜之蓋求治至
切也凡居民上者盡思所以報稱之哉故因康里君
行書此以贈云云
題邱母周夫人貞節詩後

郵城邱氏母周夫人在至元大德間以貞節著聞隨
其二子來官江左時故宋諸老猶有存者觀其序述
之言曰北方俗厚而教嚴婦人多知禮義嗚呼夫人
以中國風土渾厚人性質朴而慷慨忠義之士固多
出於其間則禮義之在人心豈獨婦人之所能知而
已蓋周^諸老因周夫人之節閔吳越之俗宜其深有感
慨者哉雖然士大夫者風俗之表也衣冠之族可不
正其始乎予昔為儀曹郎見中州郡縣歲以貞節孝
行登名於朝者不知其幾則里俗人性之善從可知

焉矧郵城密邇東魯而邱氏又故金名族諸老之言
豈不信而有徵乎

因齋跋邱侯送行序後

言感而書之書至五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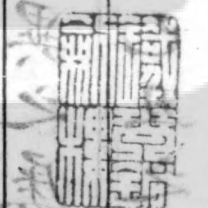
昔者至元季年郵城邱侯調浙東宣閩佐幕是時宋
亡十餘年矣國家新令未洽而浙東海隅頻年多盜
供餽殷劇吏治鹵莽民不堪命邱侯下車數月政事
修舉即度陳年公案二萬有畸俾猾吏束手不敢舞
法以病民而上下晏然無事嗚呼古所謂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詎不信歟夫公以佐幕猶能若此使大藩

望郡皆得其人則政令何由不善黎庶何患不安乎
今南北混一七十餘年朝廷德澤涵濡至矣而郡縣
貪污苟且之徒德既不足綏懷威又不能臨制假以
號令專務煩苛其激之作弗靖者蓋有所自矣不然
好生而惡死喜安而惡危皆人情之常也東南之民
何獨異於人哉當國者可不深謀長慮以求其故歟
因讀鮮子公贈邱侯之言感而為之書至正辛卯秋
七月趙郡蘇天爵題

嘉慶恭書聖德頌後而取乃又於全卷前書

聖天子臨御方夏十有八年嘆災異之屢臻愍黎元
之失所數選宰輔興崇治功至元己丑之秋圖任舊
人共政明年四月遂下寬大之書恩澤汪濊誕洽臣
民於是東平鄉貢進士臣呂宗傑伏讀明詔作為雅
頌二十二篇各述其美以傳夫古者君臣交修則治
化熙洽然頌者不獨專美盛德之形容有虞之朝賡
歌之作戒敎責難者切故百工熙而庶事康欽惟
皇上命相未幾期百度其舉是宜播諸頌聲天下歌
之宗傑方業進士而乃屬辭擣藻鋪張宏休古雅富

麗蔚然可觀行將奉對大廷以陳賈董天人之學仰
稱國家求賢圖治之意不其偉歎哉詩曰養元不
竭之利在茲貴難答以茲百工庶西無事亦建
此烈奇烈既答不圖喪美為對之新或前製之陳賈
既之七二篇各述其美以對夫古者臣子文為限或
月或長東平禮高聖士身已宗無如體即時非為
入共知即平四日遂下真大子書是也
之天初燬聖卒辭與崇公
望天毛辭賦古真十首八平美矣





2